



百家笔会

南浔故事里多的是历史文化脚印。然仓促间,只能觅得一二,尚有余湖笔博物馆、嘉业藏书楼等皆无缘得见。或许,这正是南浔给予我们另一种形式的留白?

披一袭南浔的晚风,于古镇徜徉,恰似走进了一曲慢词的意境。

词的标题自不必说。词牌名莫如“忆江南”最贴切。南浔古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北临太湖,东接苏州,处在长三角城市群中心腹地,“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被誉为“中国江南的封面”。近八百年的岁月烟云,又将古镇磨出了圆润丰厚的包浆。细细抚之,幽光沉静,韵味绵长,正如一曲舒缓而蕴藉的慢词。

流水、小桥是其恒定的韵脚,亦是最优美的抒情。词人捧读,你会发现字字温婉,语语柔丽。南浔的水来自苕溪和太湖,河道有千余条之多,称为“水晶晶的南浔”毫不为过。立于高处看南浔,清溪穿过,人家尽枕河。

着一袭旗袍或汉服,临河而坐。柳丝如碧,时时拂衣。已是薄暮,灯光莹莹烁烁,于水面随风轻漾,如梦似幻。乌篷船沿着曲曲河道迤迤而来,舱檐下一圈青底碎花布镶边。船上游客三两,倚舷慵坐。水中岸边,两两对望,不期然间,已互为画

闲庭信步

败“账”也要好好算

□ 郑希波

看到一个视频:有个爸爸在对孩子考的“极差成绩”时,无奈且别出心裁地弹起了钢琴。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的自己:作为班主任的我,前几天也陪着班级孩子面对了运动会上一胜难求的“极差成绩”。但幸运的是,面对“极差成绩”,我收获的不是无奈,是惊喜。

五一前夕,学校举行了一场只有团体项目的运动会。我们班的孩子个个拼搏,竭尽全力,但还是6比0惨败。作为班主任的我,面对这样的结果,说不难受是假的。但在短暂的难

亲情家事

“过期”的食谱

□ 田雪梅

周末去看母亲,母亲给我装了本“家庭食谱”,作者是我的母亲。“现在谁还照着菜谱做饭啊?”我笑着把本子往茶几上一放,“下厨房APP,什么菜没有?”母亲却郑重其事地把本子放在我的包里:“这个能传辈,你就拿着吧。”

回家后翻开这本“过期”食谱,横格纸上,母亲用圆珠笔工整记着:“咳嗽方,梨子挖空,放川贝、冰糖蒸”。我想起上周感冒,我打开外卖软件点了梨汤,嫌太甜只喝了两口。想起母亲为我们做的止咳汤,酸甜可口,效果还立竿见影。“立夏必吃:槐花饼配方……炸甜丸子:土豆煮熟剥皮,用勺子压碎,放馍馍渣……”有些页面还用铅笔画着做面食的步骤图。

母亲记录的不只是食材配比,还把我成长中的点滴都腌进了这些字里行间。三年级出水痘时,母亲照着中医偏方熬的三豆饮;中考前每天雷打不动的核桃芝麻糊……指尖抚过那些微微泛黄的纸页,母亲手写的食谱上还留着淡淡的墨香。那些被我称作“过期”的方子,此刻却像带着温度的旧时光,轻轻叩击着我的心门。

记得小时候,每逢立夏,母亲总会早早起床,踩着梯子去摘后院的槐花。她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把雪

慢词一曲是南浔

□ 查晶芳

境。“水阁泊轻桡,门外桑荫绕”,沉浸在温润的流水时光里,再粗糙坚硬的心也会被这绿波抚慰沁养,直至柔软平和。

走在古镇,三步一拱,五步一桥。桥是水挚爱的恋人,一呼一吸,一举一动,皆被拥入其温软的怀抱。水,因桥不再虚空;桥,亦因水得以圆满。水与桥的柔情相依,为古镇平添了无边风情。广惠桥上,姐妹们争着留影。我穿一身粉白相间的汉服,手持团扇,立于桥心,倚栏低眉之际,被姐妹们拍下。照片效果还真不错。虽然青春已杳,但有青砖碧瓦、小桥流水做背景,那一低头的温柔间,也尚有二分杏花烟雨的动人情韵。

除了字句清新、音韵婉丽,南浔这首慢词还叙述着丰富生动的故事。故事里有浮翠流丹的精美丝绸,从遥远的时空里闪亮亮铺展开来。1851年,南浔的“辑里丝”在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夺得金奖,从此,湖州的丝绸走向了海外,“辑里丝”也成为帝王们的御用品。因为丝绸,古镇一跃而为清末中国最富的镇子。随后,

镇上便出现了许多风格各异、美轮美奂的豪门宅、私家园林。这正是南浔故事里的又一精彩章节。

日落前,我们走进张石铭故居。张石铭是清光绪二十年举人,亦是南浔清末民初四大藏书家之一。其居所号称江南第一巨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最初,从外面看到马头墙时,还以为和我们熟悉的传统江南建筑无甚区别,无非是庭院深深、回廊曲曲,再加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可进去方知惊喜多多。房屋外体皆红砖墙面,富丽堂皇,多窗并列且窗顶饰以半圆,妥妥的西式风情。当看到那些法国进口的玻璃雕时,我们更惊艳不已。阳光下,窗户上的蓝色玻璃金光闪闪,上面刻着的各种水果、花卉和农作物等纹饰图案惟妙惟肖。导游说,这种玻璃不沾灰,百余年仍净洁如新,且在外看室内密不透光,于里间望外却一览无余,小小的一块价值一两黄金,在当时可换一套房。逛到第四进院落,竟然还发现个大舞厅!地面铺着法国乡村油画地砖,还有专

为成绩不佳被忽视的孩子都用赛场上亮眼的表现告诉我,他们只是暂时不擅长学习……

以上的败“账”收获对我来讲已然不小,但和小金给我的惊喜相比,还是略显逊色。作为班级主力的他,在经历了6连败之后,非常淡然地坐到草坪上跟我分析:“老师,我们这次比赛虽然输得很惨,但比分上差距都不大。50米接力只差了一秒,跳长绳只输了2个,点球大战也只有6分之差,您的那个8分球只差一丁点就中了。我们班实力不差,但运气差了点,您说对不对?”听了他的这段话,我情不自禁地摸了摸他的头,眼里满是惊喜。没想到,平时常常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找人吵架的“幼稚鬼”,在面对6连败的“惨状”时,竟然能保持如此的淡定和从容,一点都不像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比我这个有着十几年教龄的班主任还成熟。

生活纪事

时光里的针线温情

□ 陈晓云

在老家那个陈旧的杂物柜里,静静躺着一枚顶针。它表面布满岁月侵蚀的痕迹,边缘处甚至有几处磨损的缺口,每当我看到它,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那些被针线串联起来的旧时光。

小时候,每到寒冬来临之前,母亲总会把家里的被子拿出来整理翻新。那时候的被子里面的棉絮厚得像一块沉甸甸的“棉花砖”。母亲坐在温暖的炕头上,面前摆着针线筐,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线团、大小各异的缝衣针,还有那枚银光闪闪的顶针。

母亲拿起针,在头发上轻轻蹭几下,这是她的习惯动作,据说为了让针更顺滑。随后,她将线熟练地穿过针眼,把顶针套在右手中指上。顶针那冰凉的触感,仿佛瞬间赋予了母亲力量。她一手托着厚厚的被子,一手持针,开始穿针引线。针在被子里艰难地穿梭,每一次用力,顶针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抵住针尾,母亲只需轻轻一推,针便能顺利地穿透层层棉絮。若是没有这枚顶针,那坚硬的棉絮怕是会让母亲的手指吃不消。

我常常在一旁好奇地看着母亲缝被子,眼睛紧紧盯着那枚小小的顶针。它在这时震动,母亲发来消息:“下周记着来吃大盘鸡。”

俱乐队伴奏的乐池,其侧化妆间、更衣室一应俱全。如此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在中国诸多古镇里可谓独一无二。

夜色里的小莲庄,亦如莲般清芬幽美。这是清末南浔巨富刘镛的私家花园。园中荷塘足有十亩之大,四周亭台楼榭、假山堆叠,步移景异间别有洞天。奈何夜色深沉,“莲”之芳容已朦胧若梦,兼以园静人稀,漫步其中,恍入巨幅水墨,处处飞白。

往事千年,古意斑驳,南浔故事里更多的是历史文化脚印。然仓促间,只能觅得一二,尚有余湖笔博物馆、嘉业藏书楼等皆无缘得见。或许,这正是南浔给予我们另一种形式的留白?

亭台楼阁自是南浔故事中的标点,让你停下疲惫的脚步,替你抚慰驿动的身心。游客三三两两,有人倚栏远望,神色恬然;有人撑一柄纸伞,于廊间翩翩起舞。几只小鸟,停在不远处的栏前,站成一行清凉的绝句;软软的风,牵着南浔温婉的衣角,吹进我们心底……

古语有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常想,人的一生真苦,要经历那么多的挫折与失败,能获得快乐与幸福却少得可怜。在认真算了这次“惨败之账”之后,我突然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人生不如意之事带来的并非全是苦难,很多时候它能带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巨大的成长甚至是伟大的成就,正所谓,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人生在世,挫折在所难免,失败避无可避。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它的存在,更不用把它藏得密不透风。我们应该大大方方地面对它,认真地每次失败的前因后果分析透彻,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每次失败的教训都能成为你成长的沃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算清人生那些你曾经不敢面对的“败账”,才能发现,其实你避之不及的“败账”往往带着极高的“人生营养”。

动作,一上一下,像是在跳着无声的舞蹈。

在那些物质相对匮乏的岁月里,缝被子不仅仅是为了抵御寒冷,更是一种对生活的坚守与热爱。每一针每一线都倾注了母亲对家人的关怀。而那枚顶针,就像是母亲手中的魔法道具,帮助她把温暖一针一线地缝进被子里。

记得有一次,我心血来潮,想要帮母亲缝被子。母亲拗不过我,便把针线递给我,还细心地帮我戴上顶针。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拿起针往被子上戳,可费了好大的力气,针却纹丝不动。我又加大了力气,结果针不仅没穿过去,还差点扎到自己的手指。母亲在一旁看着我笨拙的样子,微笑着接过针线,说:“孩子,这活儿急不得。”那一刻,我心中对那枚顶针充满了敬佩,它是母亲勤劳与智慧的象征。

后来,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家里的被子也都换成了轻巧保暖的羽绒被。那些厚重的棉被被收进了衣柜的角落,那枚顶针也似乎完成了它的使命,被遗忘在时光的角落。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整理旧物时又看到了那枚顶针。它不再像记忆中那样银光闪闪,变得黯淡无光,可拿在手里,那种熟悉的感

关于读书,我有一个体会:往往不是心静下来再去读书,而是读着读着,心就静下来了。

所以,一开始还是要强迫自己捧起一本书,先读起来再说,总比不停地抱着手机对着屏幕要好一些,这样读着读着,忽而已天黑。

明代画家陈继儒绝意仕途,幽居小窗茅屋,欣然自乐,写下了那本千古闲书《小窗幽记》。他在《集发篇》中写道:“掩户焚香,清福已具。如无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辅以读书。”你瞧,读书人是幸福人,古人深以为是。这种幸福,就包含着静——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寻静,不如捧一本闲书,躲避于角落之中,翻开纸张文字,忘却纷乱繁瑛,仿若独步山林,身陷一片清幽,被悠然包裹。我时常把阳台当做书房,随手拿一本书,坐到懒人沙发上读上一会儿,顺便还让身体晒了太阳;熬粥烧水时,随手也可以拿一本书,坐在小

马扎上翻几页,书香邂逅饭香,加倍了幸福指数;临睡前,随手拿过一本书,斜倚床头,静读几分钟,窗外风雨早已完全屏蔽。就我个人而言,长时间的负重压力下,心灵逐渐变得千疮而坚硬,读书使其恢复丰盈和柔软。现代社会有时一件简单明了的小事,却给俗人增添烦恼几何。干脆,抽身上岸,让读书的静化作清凉的甘甜之水,冲刷掉身上的污浊与疲惫,在静谧中养心、修身、悟性。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虚堂人静不闻更,独坐书床对夜灯。”这是静。静有静的妙趣。读纸上文字,书信或是文章,慢一些好,静一些妙。我常常从书柜中翻出二十多年前同学、笔友之间的往来书信,在台灯下细细阅读,那些字都熟悉,可它们凑在一起躺在发黄发脆的纸上,就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气质,它们值得反复回味,有纯真可爱的魅力。

就是这样,靠阅读静下来,静下心来抵抗虚假邪恶、不怀好意和不良揣测。

觉却瞬间涌上心头。我想起了母亲在煤油灯下熬夜缝制嫁妆的场景。在那个年代,女儿出嫁,母亲总会精心准备几床厚厚的棉被作为嫁妆。每床被子都要经过母亲无数个日夜的辛勤劳作,那些嫁妆棉被,承载着母亲深深的爱意,伴随着女儿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如今,那枚顶针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成为了一件珍贵的纪念品。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母亲在煤油灯下的身影,想起那些温暖的旧时光。它不仅仅是一枚小小的顶针,更是岁月的见证者,是母爱的传承者,让我在喧嚣的世界里,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家的温暖与力量。

读书,静下来

□ 雨山

天涯诗海

去一趟山林

(组诗)

■ 刘刚

入寺

岁月沉淀的经卷与石碑一起飞走刻在人们心中的传说在香炉里格外烈焰合十的双手合上两扇虔诚将喧嚣的世俗拒之门外

寺庙里已没了人借着别人未燃尽的香烛我双手合十,念叨着让那烛光燃烧自己颓废的、过半的人生

从没想过不语的菩萨如何教化俗人,但斑驳的寺庙抬高了人的格局毕竟,一路向上的阶梯走得大汗淋漓内心的毒素已排出体外

登高

望子山的树木被栽成明代张海笔下的诗句一段风烟被后人刻在脚下登临高处的呐喊成了另一段风烟就这样在岁月里轮转

俯视山下,远处的城远处的江成了静物近处的松鼠、虫鸟还有惊慌失措的野鸡一闪而过忽然我看见镜子里一只熟悉的野鸡往返于山与城之间

阳光从树林的缝隙漏下来把泥土晒得透亮我接过父辈肩上吃饭的家伙在田野里升腾的风烟此时看见父辈与风烟皆在高处

望远

视线沿着诗行奔跑尽头是人生的末端我呼唤未来的自己声音被途中的风雨切割归结巴巴地颤抖一地山巅不是望远的绝佳处调整后我在老屋的门前望远星空里有田野、粮食、烟火心开始平静下来前方的路一闪一闪的我掰着日子走向安静视线的尽头在天上

爱好

■ 梁秋红

当我摊开掌心字词就长出藤蔓缠绕所有空白时刻我把颜料泼向天际让每道彩虹都成为未竟的谜题当疲惫爬上窗台我用音符织成网打捞起沉睡的梦爱好是岁月的馈赠更是对抗庸常的武器